

Kak zakanynach stah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袁崇章 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袁崇章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伦天穹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袁崇章译 .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8.2

ISBN 978-7-5404-8445-3

I. ①钢… II. ①奥…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3175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名家经典·长篇小说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袁崇章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特约策划: 王 维

特约编辑: 汪 璐

版权支持: 文赛峰

营销支持: 李 群 张锦涵 姚长杰

装帧设计: 张丽娜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71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45-3

定 价: 4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导读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卑鄙庸俗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一脍炙人口的人生箴言正是对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本人一生的精辟总结，也是对苏联第一代革命青年精神世界的光辉写照。

永远的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出身贫寒，生性顽劣，因冒犯神甫被开除学籍后，年少的保尔为生活所迫走入了“人间”。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黑暗的社会底层，在保尔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遇到了党的地下工作者茹赫来后，革命的种子开始在他心里萌芽，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转折。

他奋不顾身地从押送兵的手中解救了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并因此被捕入狱；逃出樊笼后，年轻的保尔加入了红军，在叱咤风云的布琼尼骑兵第一军浴血奋战；战火余生，保尔又日夜投入肃反工作，执行各种艰巨的任务。国内战争结束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保尔响应号召，奔赴劳动战线，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修筑铁路；大病初愈，保尔又忘我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与各种反革命势力和不良现象做不妥协的斗争……

由于车祸，保尔的腿受了重伤，加之痼疾复萌，沉痾恶化，保尔开始辗转于各个医院、疗养院，最终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面临“离队”的可怕境地。但意志刚毅的保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垂头丧气，他说：“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你们就别想叫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队伍的只有死亡。”保尔坚强地挺住了，他克服艰难困苦，历时四个春秋，创作出了“大受赞赏”的小说！“铁环已被砸毁，他又拿起了新的武器，回归了战斗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由不谙世事、有着朴素阶级感情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生活轨迹，是一代青年锻炼成长的过程，无怪乎革命者茹赫来慨叹说：“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记恋冬妮娅

然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如此多人的喜爱，不仅仅是它塑造了一个不屈不挠、有着强烈个性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形象，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精彩的“男孩长成为男人”的故事——这里面蕴含着巨大

的精神力量和浓重的励志色彩，它之所以让一代代青年如痴如醉，相当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些精雕细琢、韵味悠长的细节描写，它在战火纷飞的大时代里营造了一个如田园诗般的所在——那就是保尔的爱情。

冬妮娅是一个有着浓密的栗色头发、爱穿蓝色水兵服的美丽少女，她是保尔的初恋。这段初恋故事写得优美缠绵，真实动人，冬妮娅家小径上铺满落叶的花园，舍佩托夫卡城外美丽的湖畔，都曾留下两人青春年少的足迹和无邪的爱意。所以说，冬妮娅，这位后来因为“庸俗的个人主义”而被保尔抛弃的资产阶级少女，不仅是书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也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革命文学的第一女主角，恐怕不会有人有异议。

本书有一个拥有跌宕起伏、英雄般的人生历程的主人公，亦拥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残酷的生死相搏的战争场面、浓墨重彩的筑路场景，它有数不清的启迪人生的格言警句，它叙述详略得当、毫不拖泥带水，它文风多变、会在适当时刻穿插日记和内心独白……然而，纵观全书，除了那些激荡人心、催人泪下的革命者的牺牲故事，保尔的爱情也像一条连绵不断的伏线，一直牵扯着读者的心。拥有了这些元素，即使抛开它的价值取向，这仍旧是一部杰出的小说。

本书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工人家庭，上过初级教会小学，做过苦工，后又进发电厂当锅炉工的助手。1919年乌克兰得到解放，奥斯特洛

夫斯基加入共青团，参军并奔赴前线，1920年因重伤复员。大病初愈后进入铁路工厂当助理技师，1923—1924年在边境地区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1924年入党，1927年起病情恶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在病榻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5年为表彰他的不朽功绩，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创作《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1936年完成，同年12月22日病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原型是作家本人，两人的经历和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这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小说以作家本人的经历为情节基础，但描绘的是经历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代共青团员的光辉斗争历程。正如作家本人所指出的：“在刊物上常有文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种自传性的文件，即是说，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史，这当然不完全正确。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利用了假想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我实际的材料。但是，说这是文件则不对。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譬如，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的创作过程》，载《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

小说保留了传记的素材，采用了艺术典型化的手法，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在保尔·柯察金的身上集中了一代新人的性格特征。这是苏联文学中最卓越的英雄形象，正如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所说：“这个人物以其全部面貌，同许多俄国和外国作家小说中生动描绘的19世纪青年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要再次强调，我认为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如此

纯洁感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形象。”

这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洋溢着生活激情的经典之作，是特殊历史时期下产生的一部超越时代局限的优秀励志作品。小说问世不久，便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并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它被誉为“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佳作，被视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长销不衰。1942 年被译介到中国，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保尔·柯察金也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个文学形象。

目录

| contents |

主要人物表 _ 001

第一部 _ 001

第二部 _ 205

第一部

“节前上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身穿圣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身体虚胖的神甫，凶狠地瞪着全班学生。

他那双凶恶的小眼睛好像要刺穿五脏六腑似的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孩子——四男两女。孩子们怯生生地注视着这个穿着肥大圣衣的人。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两个女孩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子松了口气，应声坐下。

瓦西里神甫的那对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四个男孩。

“小宝贝儿，都给我过来！”

瓦西里神甫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男孩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流氓，谁抽烟？”

四个男孩全都小声地答道：

“神甫，我们不会抽烟。”

神甫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会抽烟，那发好的面里的烟丝是谁撒的？嘿，你们都不会抽烟？好，我倒要瞧瞧！都把口袋翻出来！快点！听见没有？翻出来！”

其中的三人开始把各自口袋里装的东西掏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仔细细地查看他们的口袋，连一条衣缝都不放过，想找出点儿烟丝，可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他就着手查看第四个孩子，那个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衬衫和一条膝盖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的男孩。

“你干吗像根木头一样站着？”

那黑眼睛男孩按捺住满腔的仇恨，两眼瞪着神甫，声音低沉地答道：

“我没有口袋。”说完就用手摸了摸那缝死的衣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好的面全给糟蹋了！你以为你还能待在学校里吗？哼，小宝贝儿，这回可不能轻饶了你。上次是你母亲苦苦哀求才没开除你，这回妄想！你给我滚出去！”话音刚落，他便使劲地拧着男孩的耳朵，狠狠地把他们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个个缩作一团。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①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友谢辽沙·布鲁查克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甫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丝撒在准备做复活节奶糕的面团上。他们几个人是不得已才在神甫家补考的。

保尔被赶出了学校，在门口最下边的一级台阶上坐了下来。他心里思忖，回家后该怎么对为他操碎了心、每天起早摸黑替税务官家做饭的母亲交代呢？

保尔这么想着，很快就泪流满面，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现在我该怎么办？全怪这该死的神甫。我那时干吗鬼使神差地在面团上撒烟丝呢？是谢辽沙怂恿我说：‘来，给这条毒蛇的面里撒他一把。’就这样我们俩都撒了烟丝。谢辽沙倒蒙混过去了，我呢，准得给撵出学校。”

保尔早就对瓦西里神甫怀恨在心。有一次，保尔和米沙·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处罚他，不准他回家吃饭，可又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就把他带到二年级，让他和高年级的学生待在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

^① 保尔是名，柯察金是他家的姓。

凳子上。

二年级的老师身体干瘦，穿着黑色的上衣，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其他星球。保尔张着大嘴巴听着，他这才了解到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天上的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他感到很惊奇，差点儿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那样写的。”但他害怕挨剋，没敢吭声。

保尔的《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他打满分。祈祷歌和新、旧约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也清楚地知道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因此小保尔决心把听到的事问问瓦西里神甫。到了下一次《圣经》课，神甫刚一落座，保尔马上就举起手，一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说：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保尔突然不吭声了，瓦西里神甫刺耳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话：

“混账东西，你胡说些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

没容保尔回半句嘴，神甫就拧着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不一会儿保尔就被撞得鼻青脸肿。他吓得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神甫推到了走廊里。

保尔回到家里，又被他母亲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保尔的母亲到学校里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准她儿子返校上课。从那天起，保尔便恨死了神甫。他又恨他，又怕他。他从来就受不了一丁点儿屈辱，他更不会忘记神甫对他的那顿无缘无故的毒打，但他却把仇恨埋藏在幼小的心灵里。

以后他又受了瓦西里神甫无数次的羞辱：神甫时而把他赶出教室，时而为了鸡毛蒜皮的事罚他好几个星期天天在教室的角落里面壁站立，又从不提问他的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补考。就当他们在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保尔便把一撮烟丝撒在做复活节奶糕的面团上。

这件事别的人并没看见，但神甫马上就猜出这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到院子里，团团围住了保尔。保尔神情沮丧，一句话也不想说。谢辽沙·布鲁查克没有出来，他感到心里有愧，但又无法帮助自己的好友。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休息室的窗口探出头来。他那浑厚的男低音使保尔吓了一跳。校长喊道：

“柯察金，上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狂跳不止，忐忑不安地向教员休息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脸色苍白、两眼无神的中年人。他不屑一顾地瞟了站在旁边的保尔一眼，问道：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道。

“那好吧，让他留下。条件是：工钱每月八卢布^①，当班时管饭，当班干二十四小时，在家歇息二十四小时。听着，可不许偷东西。”

“不会的，老板，不会的，保尔不会偷东西的，我担保。”保尔的母亲慌忙说道。

“那好，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转过身去，向身旁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济娜，带这个小孩到洗刷间去，告诉弗罗辛卡，让这个小孩接替格里什加的活儿。”

女招待放下了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侧身穿过餐厅，朝通往洗刷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后面，他的母亲紧跟其后，小声嘱咐他说：

“保夫鲁什卡^②，要卖力气干活，别再给我丢脸了。”

她目光忧郁地看着儿子走进洗刷间后，才朝食堂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活儿紧张得要命，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几个女工

① 卢布——俄罗斯的货币。

② 保夫鲁什卡是保尔的爱称。

用搭在肩上的毛巾忙着揩擦。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儿的小伙子，头发棕红，蓬头垢面，正忙着对付两个大茶炊。

洗餐具的大盆盛着开水，冒着的热气使洗刷间雾气腾腾，保尔刚走进来时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插手。

这时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碟的女工身旁，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弗罗辛卡，这是新来的小伙计，让他顶替格里什加。你给他说说干什么活吧。”

济娜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罗辛卡的女工，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完就转身回餐厅去了。

“是。”保尔小声地应了一声，两眼询问似的注视着站在他面前的弗罗辛卡。弗罗辛卡揩去额上的汗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充当啥角色。然后她挽起滑落的袖子，用一种令人非常愉快的洪亮声音说：

“小弟弟，你干的活儿挺简单；管这个大开水锅，就是说，每天一大早就烧，里面要老有开水。当然啰，柴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炊也归你管。另外，洗刷活儿紧的时候，你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泔水。小弟弟，就这样，活儿不少了，够你忙活的了。”她喊保尔“小弟弟”的时候，用的是科斯特洛姆的方言，词重音不同寻常。她说话口音特别，红扑扑的脸上长着个朝天鼻，这不禁使保尔心里高兴了起来。

“看来，这位阿姨挺不错。”保尔心里这么想，就鼓起勇气问弗罗辛卡：

“阿姨，现在我该做什么？”保尔话音未落就愣住了，洗刷间里女工们的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问话。

“哈哈！……弗罗辛卡认了个侄儿啦……”

“哈哈！……”弗罗辛卡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保尔在一团蒸汽中没看清弗罗辛卡的面孔，其实她才十八岁。

保尔羞得满面通红，转身问一个小孩：

“现在我该干啥？”

这个小孩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嬉皮笑脸地说：

“你还是去问你的阿姨吧，你阿姨会把什么都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打临时工。”说完，就转身跑向厨房。

“小伙子，上这儿来，帮我擦刀叉吧。”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你们干吗哈哈大笑？这孩子说了什么叫你们好笑的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继续说道：“看好，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把叉子在毛巾边上来回擦，叉齿得擦干净，一丁点儿脏东西也不能留下，我们这里对这件事挺严格。那些老爷都很细心地查看叉子，要是发现一点点儿脏东西，那就糟了，你会立马儿被老板娘赶走的。”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她说的话，“刚才雇我干活的是个男的呀！”

那个女工笑起来了：

“小伙子，这儿的老板是窝囊废，他只不过是摆设，当家的是他老婆。老板娘今天出门了。你干干就会知道她的。”

通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都捧着一大摞脏餐具走了进来。

进来的人中有一个膀阔肩宽、脸方眼斜的家伙，他粗声粗气地说道：

“干快点！十二点的班车就要到了，你们还在磨磨蹭蹭！”

他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小家伙是谁？”

“新来的小伙计。”弗罗辛卡答道。

“啊，新来的。”他说，“你听着，”说着就把他那粗大的手按到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炊跟前，“这两个茶炊里你得时刻准备好开水，可

是，你瞧，一个茶炊火都熄了，另一个也只剩一丁点儿火星。今几个饶了你，明天要再这样，小心吃耳光。听清了吗？”

保尔一声也没吭，就去烧茶炊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还从没有像上工的第一天那样卖力气地干过活儿。他知道，在这里可跟在家里不一样，母亲的话可以不听，这儿可不行，那个斜眼堂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把脱掉的一只靴子套在茶炊烟筒上，给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炊鼓风，不一会儿茶炊就火星四溅。接着他一会儿飞快地提着一桶水倒进污水坑里，一会儿把劈柴添进装满水的大锅的炉膛里，一会儿把湿抹布放在滚开的茶炊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精疲力竭的保尔才回到下面的厨房里。那个上了年纪的洗刷女工，名叫阿妮西娅的，望着保尔走后关上的门，说：

“嘿，这孩子不要命了，干起活来像疯了似的。看来送他来这里干活的准没安好心。”

“可他倒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弗罗辛卡说，“干起活来用不着人催。”

“用不着多久就会偷懒的，”露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劲……”

保尔忙了个通宵，一夜没合眼，累得精疲力竭。早晨七点钟，他把两个烧得滚开的茶炊交给了来换班的——一个脸蛋儿胖乎乎、眼神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那个小家伙看看一切都弄得停停当当，茶炊里的水也已烧开，便两手插进裤子口袋，使劲啐了一口唾沫，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斜着白了保尔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分说的声调说：

“喂，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换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道，“是七点换班。”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来好了，你可得六点来。要是你再多废